

從復愁十二首看杜甫的憂患精神

汪寶珠

195-186

一、愁與杜甫

晚唐詩人杜牧曾云：「杜詩、韓集愁來讀，似倩麻姑養處抓。」可見「杜詩」和「愁」有密切的關連。我們翻開杜甫廿卷詩集，一千四百五十餘首詩作中，以「愁」字命篇的有：散愁二首（卷七），愁坐（卷十），遣愁（卷十四），愁（卷十五）復愁十二首（卷十七），共計十七首，而和「愁」字相類似的字眼，如「哀」「悶」、「憂」、「苦」、「悲」、「傷」等，亦應屬「愁」的範圍，如哀王孫、哀江頭、悲陳陶、悲青阪（卷三），百憂集行（卷八），苦戰行，悲秋（卷九），遣憂（卷十），傷春（卷十一），遣悶（卷十一），撥悶（卷十二），八哀詩（卷十四），解憂（卷十九）等十餘首詩皆是，此外如述懷（卷三），遣懷（卷六），詠懷（卷三），遣興（卷王），漫興（卷八）等篇亦不離愁。即或不以上述字眼命篇，而詩文中得見愁字，以及與愁有關的字，更是比比皆是。如卷一投簡成華兩縣諸子詩中有「長安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卷二樂遊園歌「卻憶年年人醉時，只今未醉已先悲」與鄆縣源大少府宴漢陂「無計迴船下，空愁避酒難」卷三橋陵詩三十韻「流寓理豈愜，窮愁醉不醒」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垂老惡聞戰鼓悲，急觴爲緩憂心擣」玉華宮「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北征「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卷六寄岳司賈可馬「舊好腸堪斷，新愁眼欲窗」卷七卜居「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卷八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來詩悲早春」「轉添愁伴客，更覺老隨人」重簡王明府「行李須相問，窮愁豈自寬」卷九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我生苦飄蓬，所歷有嗟歎」卷十泛舟送魏十八「帝鄉愁緒外，春色淚痕邊」喜雨「何由見寧歲，解我憂思結」卷十放船「山寒雨不開，直愁騎馬滑」卷十一贈別賀蘭鈺「悲歌鬢髮白，遠赴湘吳春」江亭王閩州筵餞蕭遂州「老畏歌聲斷，愁隨舞曲長」登樓「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卷十二宴戎州楊使君東樓「樓高欲愁思，橫笛未休吹」雲安九日鄭十八攜酒陪諸公宴「萬國皆戎馬，酣歌淚欲垂」卷十三秋

興「聞道長安似奕碁，百年世事不勝悲」宿江邊閣「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卷十四雨晴「故國愁眉外，長歌欲損神」故祕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憂憤病二秋，有恨石可轉」卷十王立春「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遠客不勝悲」卷十六見螢火「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如今歸未歸」卷十七登高「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亭濁酒杯」卷十八冬至「年年至日長爲客，忽忽窮愁泥殺人」卷十九清明「春去春來洞庭闊，白蘋愁殺白頭翁」卷廿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途窮那免哭，身老不禁愁」。

以上所列舉者，只是各卷詩集中，文意較淺顯易懂的一、二句寫愁懷的詩。縱觀杜甫的詩作，幾乎是篇篇血淚交織。詩人以真摯的性情，處於亂世之中，憂國傷時的懷抱，每每化作感人肺腑的詩篇，無怪乎使讀者油油然興起縷縷愁思。杜甫在可惜一詩中說：「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至後一詩說：「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詠轉淒涼」對雪詩說「戰哭多新鬼，愁吟獨老翁」奉贈王中允維詩說「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哭韋大夫之晉詩說：「老來多涕淚，情在強詩篇」可以說明杜甫亦自承認其詩爲「窮愁」之作。其所愁者，在遣愁一詩中說得最完備「兵戈與人事，回首一悲哀」。安祿山事變，以及吐蕃入寇，國家遭到內憂外患雙重的侵擾；人民飽受征兵、賦斂、戰火、盜賊種種困境的脅迫，導致家破人亡的命運，無怪乎詩人在九日詩中說「世亂鬱鬱久爲客，路難悠悠常傍人」，「鬱鬱」「悠悠」的心情貫穿廿卷詩集，而詩人恆有「何人卻憶窮愁日，日日愁隨一線長」（至日遣興）的感慨。

二、憂患與杜甫

(一)杜甫詩中的憂患意識

宋張表臣珊瑚鉤詩話云：「『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則又知其許國而愛君也。「對食不能餐，我心殊未諧，人生無家別，何以丞永黎」則知其傷時而憂民也。「巡非瑤水遠，迹是雕牆後，天王守太白，竚立更搔首」斯則憂深思遠而詩人之旨耳」「許國愛君」、「傷時憂民」、「憂深思遠」是杜詩的精神意識。

宋葛立方韻語陽秋云：「老杜省宿詩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蓋憂君諫政之心切，則通夕爲之不寐，想其犯顏逆耳，必不爲身謀也。」又云：「老杜寄身於兵戈騷屑之中，感時對物，則悲傷係之」又云：「杜子美身遭離亂，復迫衣食，足跡幾半天下」「憂君諫政」「感時對物，悲傷係之」「身遭離亂，復迫衣食」亦是杜詩中所表露的精神。

碧溪詩話云：「『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胡爲將暮年，憂世心力弱』「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征賦」「幾時高議排君門，各使蒼生有環堵」，寧「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其心廣大，異夫求穴之螻蟻輩又云：『少陵傷風憂國，感時觸景，忠誠激切，蓄意深遠』「窮年憂黎元」「傷風憂國」「感時觸景」亦是杜詩精神的最好寫照。

我們綜觀三家評論，對杜甫的「愁」有更進一步的認識，那就是杜甫深具憂患識。先民在早期與毒蛇，猛獸爭生存的時期，已了解「憂患」的道理，因此易、孟子書中都警惕世人「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在芸芸衆生中，惟有先知先覺者，才能洞察「憂患」之所在，以悲天憫人的胸懷，廣博無私的愛心，將別人的苦痛視爲自己的苦痛，將國家的富強康樂當做自己的責任，這亦是傳統的儒家精神，中國讀書人的熱血命脈。

探討杜甫的憂患精神，涵蓋得非常廣。上至君國，次及家庭，朋友、社會，以及一般物類，都可由詩中見出其廣大深摯的同情心。如「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北征）是憂君；「天地軍麾滿，山河戰角悲」（遣興）是憂國；「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春望）是傷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詠懷）是憂民，「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月夜）「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遣興）「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同谷七歌）是對家庭的，「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夢李白）「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別房太尉墓）「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哭嚴僕射歸櫬）是針對朋友的；「蟲鷄於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縛」（縛鷄行）「君不見朝來割素髻，咫尺波濤永相失」（觀打魚歌）是對一般物類的。牟宗三先生在中國哲學的特質一書中說：「中國人的憂患意識特別強烈，由此種憂患意識可以產生道德意識。所憂的不是財貨權勢之不足，而是德之未修與學之未講；不是萬物的不能生育，而是萬物生育之不得其所」杜詩偉大動人之處，不在杜甫自身的窮愁博人哀憐，一掬同情之淚而是他寧捨小我，全爲大我設想；且將個人的痛苦寄託在普天下黎民、蒼生的痛苦中，所以他的詩「憂深思遠」，非但表露出他人格的光輝，亦具時代的深刻意義。他的「愁」是「兵戈」和「人事」，他所憂患的亦不外是「君」是「國」，有賢明的君王領導，國家自然太平無事；家庭能享天倫之樂，不致妻離子散；朋友能朝夕相處，不致動如參商，一切人事均能和諧，詩人的憂患自然得到寬解。

（二）「詩聖」

杜甫被尊爲「詩聖」和我們在前面提及的偉大人格有關。野鴻詩的云：「靖節如老子，少陵如孔子」，孔子處於春秋的亂世，爲實現其仁愛的理想，周遊列國，明知不可爲而爲之，他的精神和抱負爲後人景仰，我們尊之爲「至聖」。而杜甫處安、史之亂世，爰盡戰爭、貧病的折磨，仍到處追隨肅宗，想爲朝廷盡一己之力，達到「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仁愛理想，他的言行效法孔子，深得其精髓，故被稱爲「詩之聖人」。

談到杜甫的偉大人格，米偁先生在杜少陵先生評傳中以為杜甫的性格有四：1. 忠厚 2. 質直 3. 沈鬱 4. 真摯。這些性格使他產生了忠君愛國和仁民愛物的思想，塑造出憂思深遠的偉大情操。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云：「杜陵之詩……極沈鬱頓挫，忠厚和平，此子美所以橫絕古今，無與為敵也。」嚴羽滄浪詩話云：「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沈鬱」陳廷焯對「沈鬱」下這樣的註解：「所謂沈鬱者，意在筆先，神餘言外。……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飄零，皆可於一草一木發之。而發之又必若隱若現，欲露不露，反覆纏綿，終不許一語道破。匪獨體格之高，亦見性情之厚。」

從詩評中我們確知杜甫的性格影響他的詩風。現在再從詩句中印證。

北征詩：「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肅宗雖未重用杜甫，而詩人不敢有怨言，反而讚美肅宗，責備自己的才能低劣，並在離去時「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又讚美玄宗能縊殺楊貴妃「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

病橘：「汝病是天意，吾愁罪有司」哀王孫「哀哉王孫慎勿疏，五陵佳氣無時無」
「溫柔敦厚」詩教也，詩人忠厚的本質，自然產生悲憫的情懷，進而寬諒別人，鼓舞別人。

詩人的質直，使他勇於揭露時弊，而謀求改進。如諸將：「君臣重修德，猶足見時和」，勇於描繪戰爭的淒慘，如又上後園山脚：「哀彼遠征人，去家死路傍」，勇於哀告自己的窮困，如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詩人沈鬱之情有時是直抒感慨，如樂遊園歌：「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立春：「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覓紙一題詩」有時是寄託在古人古事中，如登樓：「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甫吟」贈鄭諫議：「君見途窮哭，宜憂阮步兵」都令人有低吟迴盪的震撼。

詩人的真摯情懷由他的悲淚，喜淚，別淚中可見。如哀江頭「少陵野老吞聲哭」「人生有情淚霑臆」雲安九日「萬國皆戎馬，酣歌淚欲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泛江送客「淚逐勸杯下，愁連吹笛生」。

亞里斯多德在詩學一書以為：「一個真正的詩人，當其模擬或表現人生時，必然有他自身之看法與抱負，他的抱負與哲學實際上已蘊含於他的作品之中」杜甫以儒者的性格，產生儒家忠愛國和仁民愛物的思想，他在宿江邊閣云：「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謁先主廟云：「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三川觀水漲云：「因悲中林士，未脫衆魚腹」漢陂行云：「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都是為著苦難的國家，人民而發的。他的理想和抱負終其一生未能實現，但他憂國憂民的赤忱，直可驚天地而泣鬼神！

(二)「詩史」

新唐書杜甫傳雙：「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杜甫一生坎坷艱辛，足跡半天下，一部杜詩非但是杜甫貧困生活的寫照，更是唐朝由盛而衰，由強而弱的歷史實錄。詩中斑斑血淚，是杜甫以仁愛的情操，悲憫的胸懷，為戰亂中無辜，無告的百姓伸冤、籲求，所以他被稱為社會寫實詩人，尊號為「詩史」。

最能代表他「詩史」特色的，多在長篇詩中，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嵒嶮。豈尤塞塞空，蹴踏崖谷滑，瑤池氣鬱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歡娛，樂動殷膠葛。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歛貢城闕」「中堂有神仙，烟霧蒙玉質，媛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踠羹，香橙壓金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詩人自京赴奉先，途中所見，皆是國奢民困的景象，令人痛心疾首。而詩人自己的親人遭遇：「入門聞號咷，幼子餓已卒。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咽。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默思夫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瀕洞不可掇」北征詩亦述征途所見，並追述初亂，玄宗幸蜀，至肅宗即位討賊的經過情形，筆筆類史家所記。如「至尊尚蒙塵，幾日休練卒。仰觀天色改，坐覺妖氛豁。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紇。其王願助順，其俗善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為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可俱發，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恆碣。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在戰亂中社會的景象是：「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陌，人烟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鴟鴞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為異物」社會凋弊，人民被殘害，而詩人自己呢？「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

廬德水云：「赴奉先及北征肝腸如火，涕淚橫流，讀此而不感動者，其人必不忠」詩人以悲憫的情懷憂國憂民，感物傷時，雖至子死、已病、家貧、兄弟淪落；朋友棄離的境地，仍不忘將感情的觸鬚伸向廣大的民衆，為天下蒼生的苦難哭泣，更一心一意地傾向國君「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如此忠誠未蒙重用，他仍是不怨不尤，對國君寄予莫大的期望「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子曰：「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杜甫以「不忍人」之心，忠君愛國，仁民愛物，而得到「詩聖」的封號；又嘔心瀝血地創作，將個人苦難，寄託在國家苦難中。他的一生歷經玄宗、肅宗、代宗三主，千首詩篇非但是詩人的辛酸史事，亦是唐代的戰亂史頁，因此復被稱為「詩史」。不論是「詩聖

」也好，「詩史」也好，詩人的憂患精神，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歐陽修梅聖俞詩集序云：「予聞世間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顛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與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詩愈窮則愈工，然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這段話用來形容杜甫，也是恰當不過的！

三、「復愁」十二首

復愁十二首是杜甫晚年的作品，李辰冬先生杜甫作品繫年以爲：當是大歷二年所作。杜甫卒於大歷五年，享年五十九歲，復愁作於去世前三年，時年五十六歲。

「復愁」就字面的意思是「再愁」。盧注：「復愁者，前愁未已，後愁復生，非謂愁已釋而復生。公之愁懷，固未曾得放也。」（見杜詩集註）

復愁十二首是組詩的形式。一、二首以愁人世之艱辛爲始。三、四首因戰亂離鄉，行踪飄泊，而愁故鄉家園。五至九首皆因戰爭而發；第五首愁行路艱難，第六首愁閭閻小子對戰爭的玩笑態度，第七首愁回紇兵強，官兵無力抵擋，第八首愁諸將豪奢怠慢，第九首愁禁兵不堪爲朝廷重用。第十首，第十一首愁秋居之寂寞，第十二首總結，以吟詩遣愁，聊自寬慰。這一組愁詩正符合前面所提及的杜甫自言其愁爲「兵戈與人事，回首一悲哀」。杜甫以「聖」者的胸懷，擔負「史」筆的重任，故一生憂勞困頓；以有生之年，長抱無涯之戚，故前愁未已，後愁復至，且「日日愁隨一線長」。十二首詩以五言絕句的體裁寫成，絕者，截也。一嗟一歎，氣不能長，而作者之憂思就在嗟歎中自然流露。

（一）愁人世艱辛

1. 「人烟生僻處，虎跡過新蹊，野鶻翻窺草，村船逆上溪」。
2. 「釣艇收縵盡，昏鴉接翅稀，月生初學扇，雲細不成衣」。

清仇兆鰲注：「首章記灤峽愁景，次章記薄暮愁景。灤峽有何景可愁？烟僻則居人少，跡新則慮慮多，鶻窺草，則求食之難；船上溪，見舟行之險。」又云：「收縵盡，無魚可釣；接翅稀，孤飛少伴；月初生，不能普照；雲猶細，不能及物」聞匡齋先生少陵先生年譜會箋以爲：「公五十六歲，在夔州。春，自西閣移居赤甲。三月，遷居灤西草屋。附宅有果園四十畝，蔬圃數畝，又有稻田若干頃，在江北之東屯」復愁既寫於灤峽，就聞先生所言杜甫又薄有田畝，宅舍，生計應無難事，但杜甫終非老農老圃，他「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爲的是官拜俸祿，位列羣臣；那知「高賢世未識，固合嬰饑貧

」(贈別賀蘭鈺)終至「會面嗟顰黑，含悽話苦辛」「麤飯依他日，窮愁怪此辰」(贈王廿四侍御契四十韻)更甚者「生理不得論，臥愁病脚發」(客居)。爲了生活，詩人有引水詩：「人生留滯生理難，斗水何值百憂寬」；而四處飄泊，居無定所，更增加求食的艱難，而有「流寓理豈愜」的感歎。

復愁詩之一：人居於烟僻之處，常見老虎走過的新跡，周遭環境令人憂慮於此可見，又時見野鶻在草叢中覓食，村人艱辛地撐船往上游打魚，生理之難自不待言，「衣食所需」雖是人生第一大愁事，但杜甫只要求最基本的安定，溫飽的生活，沒有戰爭的紛擾，獸跡遠離，人烟稠密，這也是一般老百姓所要求的生活。我們看杜甫的詩中，東屯月夜提到「泥留虎鬥跡，月挂客愁村」題忠州龍興寺居院壁「淹泊仍愁虎，深居賴獨園」北征詩「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都顯示戰亂的世局中猛獸橫行侵擾人民的生活。

復愁詩之二：漁翁收網而歸，暮色中但見昏鴉孤飛，明月初生，伴著片片薄雲出現在天際。「收網盡，接翅稀」雖然是寫景，但我們亦不妨說是「喻懷」。詩人感慨自己年華老大，友朋凋零，如此才得見其愁。杜甫在謁先主廟云「遲暮堪帷幄，飄零且釣緇」，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在西閣曝日詩云「胡爲將暮年，憂世心力弱」在壯遊詩云「鬱鬱苦不展，羽翮困低昂」懷舊詩云「老罷知明鏡，悲來望白雲」草堂詩「天下尚未寧，健兒勝腐儒，飄飄風塵際，何地置老夫」這些詩句說明杜甫慨自己年衰力疲，無法扶濟朝廷，所幸「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新生的一代許能力尚不足，但仍是可依託的。「月初生，雲猶細」就是喻新生之兆。

杜甫春歸詩云：「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因此我們將復愁一、二首詩並列。人世困頓阻險，難於把握有限的青春，詩人遂感慨「登峯造極」的時機已逝。

㊦愁故鄉家園

3. 「萬國尙戎馬，故園今若何？昔歸相識少，早已戰場多」。

4. 「身覺省郎在，家須農事歸，年深荒草徑，老恐失柴扉」。

詩人因戰亂而行踪飄泊，年華愈老大，思鄉的情懷愈濃烈。我們從年譜中得知，杜甫自天寶十四年，安祿山變亂起，至大曆五年止。所到之處有：奉先、鄜州、長安、東都、華州、秦州、同谷、成都、梓州、閬州、夔州、岳州、潭州等地，他的詩篇亦多思念親人，朋友之作。當時吐蕃寇邠，靈州京師戒嚴，因此詩人說「萬國尙戎馬」，而詩人自覺對國家有一分責任，故云「身覺省郎在」「省郎」應指「工部員外郎」之官銜。國家尙在兵亂中，家鄉故園乏人照料，多年不回鄉探視，相識者多已戰死沙場，而田園荒蕪，恐怕歸去時也不得其門了。詩人的感慨從其他詩作中亦可看出。如秋興「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離非舊國，春色是他鄉，老畏歌

聲斷。愁隨舞曲長」愁「十年戎馬暗南國，異域賓客老孤城」將赴成都草堂「昔去爲憂亂兵入，今來已恐鄰人非」發閬中「別家三月一得書，遑地何時免愁苦」吹笛「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卻盡生」白馬「喪亂死多門，嗚呼淚如霰」。

杜甫在絕句詩云「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等是有家歸不得，詩人的感慨，愁苦甚深！

(三)愁時局紛亂

5. 「金絲鏤箭鏃，皂尾製旗竿，一自風塵起，猶嗟行路難」—愁行路。
6. 「胡虜何曾盛，干戈不肯休，閭閻聽小子，談笑覓封侯」—愁閭閻。
7. 「貞觀銅牙弩，開元錦獸張，花門小箭好，此物棄沙場」—愁回紇。
8. 「今日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角榮華」—愁諸將。
9. 「任轉江淮粟，休添苑囿兵，由來貔虎士，不滿鳳凰城」—愁禁兵。

復愁之五：以「金絲鏤箭鏃，皂尾製旗竿」來比喻國家強盛，軍容壯大，誰知養兵千日，卻無法用於一時，一旦戰爭暴發，無法克敵制勝，卻讓人民飄泊流離，行路艱難。

復愁之六：胡虜倉卒崛起，那裏就能抵得上泱泱大國，戰爭綿延不休，是因為人心渙散，與敵人可乘之機。在位者未盡忠職守，流風所及，一般百姓，尤其是涉世未深的小子，竟想利用戰爭的機會，僭位侯爵，對國難沒有苦痛的感受，只有戲謔，實在令人痛心。

復愁之七：以「貞觀銅牙弩，開元錦獸張」來代表唐盛世時武器銳利，所向無敵，而今遭逢亂世，此二物皆被棄置沙場，反而不如回紇的「花門小箭」。詩人因此憂回紇之驍勇善戰，令人岌岌可憂。

復愁之八：翔麟馬是良馬，應擔任重任，卻用爲駕車，君王所用之才，其駑鈍可知，且非但駑鈍，甚且追逐榮華，不肯過問戰事，令人愁憂。

復愁之九：江淮米粟，皆供宿衛禁兵，而禁兵怠情膽怯，不能爲國死難，民脂民膏空養無用之兵，反令衆多百姓在急征重賦中餓死溝壑。

廬水德云：「中五首所論時事處，詞氣淵然，黯然而有雅人深致」杜詩的特色，在其愛國情懷，因此復愁十二首中，論及時事的就有五首之多。這五首雖然都是絕句詩，每首僅僅廿字，但詞意卻十分深刻，而詩人的見識更是卓越、精闢。戰爭不是國君一人之事，兵卒、將領、人心士氣，都是重要的關鍵，而五首詩中，詩人感慨國勢衰微，將驕卒惰，眼見戰事尚未平定，而外寇日漸強大，怎能不憂心如焚？我們試從杜甫其他詩作中來了解他的窮愁深憂；如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不道諸公無表來，茫

然庶事遣人猜，擁兵相學干戈銳，使者徒勞萬里迴」傷春「行在諸軍闕，來朝大將稀」送韋諷上閩州錄事參軍「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嗷嗷，十載供軍食，庶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諸將「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

詩人對這些景象，不是充滿怨恨，而是心懷憂慮，他希望全國百姓皆能面對戰爭的挑戰，勇敢地承擔，以嚴肅的態度，負責任的行為解決戰亂的痛苦，不要心存依賴，依賴回紇，必定後患無窮。因此他在諸將詩中大聲疾呼：「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聖朝！」所謂「黯然而雅人深致」者就是指這種悲憫的情懷吧！

四愁秋居

10.「江上亦秋色，火雲終不移，巫山猶錦樹，南國且黃鸝」。

11.「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覺酒須賒」。

「秋」是肅殺的季節，詩人在秋天睹物思人，感國傷時，另有一番感慨，如薄暮詩「故國見何日，高秋心苦悲」悲秋「秋來為客情，愁窺高鳥過」客亭：「秋牕猶曙色，落木更天風……聖朝無棄物，衰病已成翁，多少殘生事，飄零任轉蓬」未料戰亂中，人事不和，時序亦未諧。江工雖已秋色，而火雲不移，錦樹黃鸝猶在目前，令人苦惱。杜甫在漢陂行詩中有「蒼茫不曉神靈意」人事乖張，天理亦受影響邪？

九月九日重陽節，要登高，插茱萸，賞菊花，喝酒助興，王維因此有「每逢佳節倍思親」的詩句。杜甫在九日這天所作的詩也不少。如卷二，九日寄岑參、卷五，九日藍田崔氏莊卷九，九日登梓州城、九日奉寄嚴大夫、卷十，九日、卷十七，九日五首。觀其內容有：「思君令人瘦」，懷人；「伊昔黃花酒，如今白髮翁」，傷老大；「世亂鬱鬱久為客，路難悠悠常傍人」，感飄泊；「弟妹蕭條各何在，干戈衰謝兩相催」，思親；「兵戈與關塞，此日意無窮」傷亂世。其登高詩亦云：「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亭濁酒杯」詩人在重九日之愁，非酒不能暫消，卻無錢空賞菊花，不禁私羨陶潛，有人慕名送酒，而自己只能賒錢買酒。無怪乎詩人要慨歎：「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艱」。

十、十一兩首皆因「秋」而愁，故併為「愁秋居」。

五總結前十一首詩

12.「病減詩仍拙，吟多意有餘，莫看江總老，猶被賞時魚」

杜甫至後詩云：「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詠轉淒涼」四松詩云：「有情且賦詩，事跡可兩忘」復愁十二首即借詩以遣愁。我們看前十一首詩，知道杜甫的「愁」伴隨著周遭的苦難，自少至老，未曾一日釋懷。他最大的愁思是「戰爭」，「萬事干戈裏，空悲清夜徂」（倦夜）「何由見寧歲，解我憂思結」（喜雨）他也藉酒來澆愁「歸醉每無

愁」(題張氏隱居)，藉歌來破愁「放歌破愁絕」(赴奉先)可是「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漢陂行)「途窮那免哭，身老不禁愁」。(暮秋將歸秦)以詩解愁，愁病稍減，而詩意斐然；吟哦之餘，不覺有些許寬慰，想想自己雖已老大，猶曾受皇上賞賜緋魚袋，享有殊榮，尚不枉費此生，使愁懷峯迴路轉，柳暗花明，又產生無比的希望。故其古柏行云：「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為用」。杜甫就是以忠厚的本質，悲憫的情懷，對世上的一切人、事、物、施予廣博的同情心，他忠於國君、朝廷、家庭、朋友、更忠於人生，忠於藝術，他的愁，使人慷慨激烈，唐詩四季的作者吳經熊光生說：「他似一頭不顧喉中棘荊而泣血鳴嘯的夜鶯」是的！杜甫的身世、遭遇悽慘堪憐，那是他「喉中的棘荊」而他仍無視於纍纍傷痕，依舊泣血鳴嘯，為民喉舌，期望唱醒陰沈的黑夜，帶給大地光明的希望。古今詩話說他的詩讀了可以療病，因此愁苦時讀杜詩，就像麻姑搔癢一樣，通身舒暢，愁鬱頓解。亞里斯多德在詩學一書提到悲劇是「時而引發起哀憐與恐懼之情緒，從而使這種情緒得到發散」同樣的「文學是苦悶的象徵」但文學也是用來發散人們的苦悶。我們今天讀杜詩，不是無端惹愁上身，淚灑衣巾，或僅是哀憐杜甫和唐朝，應更積極地探求時代的意義。

不記得當代那一位作家說過：「童騃的樂觀，和宿命的悲觀，都不是人生的正途。惟有在悲觀的意識中建立樂觀的態度，才是真正深刻有意義的人生」今天我們國家的災難方興未艾，「殷憂所以啓聖，多難乃以興國」我們應學習杜甫的精神，將頹廢、消沈的苦痛發散，從而建立勁健、充實強勁的生命力，這樣就沒有克服不了的難關，沒有打不倒的敵人。

參考書目及資料

1. 杜詩鏡銓 楊倫輯 中華書局 58.10.二版。
2. 詩學箋註 亞里士多德著 姚一葦譯註 中華書局 70.5.六版。
3. 杜甫和他的詩 由毓森等 學生書局。
4. 杜甫作品繫年 李辰冬著 東大圖書公司 66.2。
5. 百種詩話類編 臺靜農編。
6. 生命的悲劇意識 烏納穆謊著 蔡英俊譯 68.1.長鯨經典叢書。
7. 唐詩四季 吳經熊著 徐誠斌譯 洪範書店 69.6。
8. 杜甫 汪中著 河洛圖書出版社。
9. 「杜甫的體格與思想」張秉權 中國古典文學論文精選叢刊。
10. 「杜甫詩中的倫理精神」汪中 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十卷十一期。

- 11.「杜甫詩中的儒家思想」黃得時 孔孟學報第十期。
- 12.「中國古典詩所表現的憂患意識」 尤信雄。
- 13.苦悶的象徵 厨川白村著 常春樹書局。
- 14.論悲劇 范國生譯 黎明文化公司。
- 15.杜詩集註 清仇兆鰲 里仁書局。
- 16.杜少陵先生評傳 朱偁 東昇書局。
- 17.新唐書杜甫傳。

... ..
... ..
... ..
... ..
... ..
... ..
... ..